



大学者随笔书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胡
风

人与文化

Hufeng suibi

胡
风
随
笔

胡风以理论批评家为世人注目，他提出了许多人类精神文化方面的重要课题，又以诗人的灵性把它们表述得既有精神层面的震撼又文采斐然。



胡

人与文化

胡风随笔

Hufeng suibi

REN YU WENHUA

风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 风随笔 人与文化/胡 风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1
(大学者随笔书系)
ISBN 978-7-301-12911-1

I. 胡… II. 胡…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875 号

书 名: 胡 风随笔 人与文化

著作责任者: 胡 风 著

策 划 组 稿: 王炜焯

责 任 编 辑: 王炜焯

封 面 制 作: 石枕寒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2911-1/G · 2214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198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文艺人生

- 003 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
——为《文学》周年增刊《我与文学》作
- 010 “葛理斯的时代”问题
- 015 关于文学遗产
- 020 略谈“小品文”与“漫画”
——答太白社问
- 023 自然·天才·艺术
- 032 文学修业底一个基本形态
- 037 创作之路
- 047 文艺界底风习一景
- 051 略论文学无门
- 055 写在昏倦里
- 059 文学上的“五四”
——为“五四”纪念写
- 062 为一个外国刊物写的自传
- 065 关于风格
- 070 论“大国之风”种种
——并祝“四强”之一的我们大国民“步步高升”

精神层面

- 081 堂·吉诃德底解放

Contents

- 085 林语堂论
——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
- 103 “五四”时代底一面影
——《半农杂文》(第一册)
- 115 《南国之夜》
- 128 《大地》里的中国
- 140 《表》与儿童文学
- 146 从《田园交响乐》看纪德
- 151 《死魂灵》与果戈理
- 158 田间底诗
——《中国牧歌》序
- 162 吹芦笛的诗人
- 168 论《北京人》

人格魅力

- 181 秋田雨雀印象记
- 189 M.高尔基断片
——当做我底悼词
- 194 悲痛的告别
- 199 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 202 如果现在他还活着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 210 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及文学活动四十周年
- 222 半仑村断想

文艺人生

>>> 胡军 人与文化 >>> 人与文化 >>> 人与文化

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

——为《文学》周年增刊《我与文学》作

夕阳快要落了，
夜雾也快要起了，
兄弟，我们去罢，
这是一天中最美的時候。

遥空里有一朵微醉的云，
慈惠地俯瞰着那座林顶，
林那边无语如镜的池中，
许在漾着恋梦似的倒影。

穿过那座忧郁的林，
走完这条荒蕪的路，
兄弟，我们去罢，
这是一天中最美的時候。

林这边只有落叶底沙沙，

胡 琴

人 与 文 化

003 >>>

林那边夕阳还没有落下，
林这边阴影黑发似的蔓延，
林那边夕阳正烧红了山巅。

连绵的山尽是连绵，
可以望个无穷的远。
夕阳的火犹是红红，
可以暖暖青春的梦。

去了的青春似萎地的花瓣，
拾不起更穿不成一顶花冠，
且暖一暖凄凉的昨宵之梦，
趁着这夕阳的火犹是红红。

夕阳正照着林梢，
听着我的歌牵着我的手，
兄弟，现在，我们去罢，
这是一天中最美的時候。（《夕阳之歌》）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虽然渐渐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那么蓬蓬勃勃的“赶路”的心情，但依然不能不让火车和轮船轮流地载着我的被浪头打疲乏了的身子奔走。经过曾使我过了两年多色调浓郁的中学生活的 K 市的时候，我得到了暂时的休息。每天，当初秋的太阳跨过了树梢以后，我就从寄居的污闷的小房子钻了出来，走到 C 大学图书馆前面的广大的草坪上面。席地躺在那里，面向着天。也望着白云底影子，但并不是迷醉于它的美的流动，只是享受着它把我的思想引得不着边际罢了。然而，闻着微风拂给我的年轻的笑声和草底气息，望着那渐渐高上去高上去的淡蓝的天，我又油然地感到了似乎需要曾经引着我坚实地走了很远的路的远方的或物了。那时候，明确地浮到意识上面来了的是几个互

相寄托过年幼的热情的朋友。他们有的已经成了新鬼，有的是沉入了不知的地方。但我怀念着他们，似乎感到了他们的呼吸，觉得在我的朦胧的眺望里高踞着的或物依然是他们正在用粗大的线条画着的路轨所要达到的。我大胆地把他们请进我的世界里面来了。因为没有谈天的人，于是就依照了六七年来生活习惯，写成了前面那么样的《夕阳之歌》。

然而，新生的充实几乎被伤感得差不多近于幻灭的空气淹没了，没有了理想主义者所有的气魄。

封建社会的现实和历代乱世文人底逃避现实的作品养成了我的“绝代有佳人”式的“遗世”思想，由于从来不能和都市的生活相通的固执，以及五四运动后的思潮，尤其是文学作品所给我的没有注释的“光明”，这思想终于使我成了一个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了。但现实的生活同时也使少年人开始注视了社会。朦胧地接受过来了的社会观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和这相吻合的，但现实的露相却不断地使这个理想主义者受着摧毁。这样的处在矛盾中间的生活一直继续了下来，等到经过了一次狂潮以后，浴水的浮草似的，虽然平静，但已是非常疲乏的了。所以，理想主义在这里其实并没有新生，只是一抹淡淡的投影。

仅仅凭了一点“国文”的程度，由一个闭塞的小县城跑到武昌被 C 中学录为备取生的时候，已是五四运动的两年以后了。为什么一定要反抗家庭，跑出来考中学，现在已经不能够详细地回忆。但当时对于一般以“法政专门”为唯一志愿的地主少爷们有了强烈的反感，在专门教《左传》、《古文辞类纂》的小学里面又住不下去，只是隐约地想着一定有更明亮的地方，因而跑了出来罢了。然而，虽然跑了出来，不过是在平装的选本古文之外再加上了一些更繁重的课目，和那些成天在外面结交小政客的前辈以及喝着白开水学说英语的同学们总不能合在一起。除了课本和同族的 S 君之外，几乎只能够悄悄地在操场边的小山上爬上爬下。就在这个时候，不晓得是因了什么偶然的会（学校里是没有图书馆的），我接触了杂志和新书。

和一头没有吃饱过的小牛走在青草地上一样，我贪馋地读着它们，

胡 军

人 与 文 化

005 >>>

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东西在我的单纯的脑子里面跳舞。我读着《尝试集》，也读着《女神之再生》；读着《向导》，也读着《努力周报》……但使我真正接近了文学也接近了人生的却是两本不大被人知道的小书：《湖畔诗集》和王统照底《一叶》。前者教给了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我”的年轻人底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后者所吐出的幻灭后的叹息，恰恰提醒了我在生活里追求着什么的意识，使我很久地感到无名的怅惘。

那以后，搜求文艺作品的书报差不多使我陷进了沉醉的地步。当时常在《晨报副镌》出现的爱罗先珂和冰心女士，尤其是我所关心的人。爱罗先珂牵惹我的不仅是他的光明的国土，最有力的是他的在黑暗重压下的人物向往那光明的国土的心。冰心女士底爱的哲学，在残留在我的生活里面的封建感情上面开起花来了。激动在大多数文学青年所经验到的如苗的情绪里面，我和 S 君同时开始写起了《春水》式的小诗，不到一年就写满了厚厚的两个抄本。

然而，冰心女士底皈依是从她的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激而来的，而我的则恰恰相反：被像爱罗先珂底作品里的那样的沉重的空气压迫得呼吸都不能自如了，因而逼上梁山地幻想着孑然地站在绝顶上向遥空虚抱。所以我并不能忘记我身边的现实。加以读书的广泛和五四运动后当地的互助社和《武汉评论》所给我的影响，我也有了当时青年人所有的愤激。“二七”事件后，我用了不完全的字句写了一篇算是呈献给牺牲者的“小说”，投到为当时的青年们所爱读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面。这算是我第一次发表了“作品”。

但当我看到这篇稿子在报上发表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已在和武昌相隔两千多里的 N 城了。因为，我把那投邮了以后，就第二次违反了家庭底意思离开了在我的眼里只是一片灰白了的武昌，跑到了被当时南方的青年视为学艺圣地的 N 城。

在 N 城的两年多的生活里面，一大学里的 W 君和比我低一级的同学 Y 君推着我更多地知道了，更关切地触到了社会。但同时对于文学

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泰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恋爱和艺术，似乎是表现人生里面的什么至上的东西底两面，和我的社会行为渐渐地矛盾起来了。

然而，这样明确地被感到了的在我的生活里面的矛盾，“五卅”的大浪一来，给扰成了浑然的一片。整个社会都动在我的前面。我沉进了人群底海里，忘掉了一切……

但这是一个并不怎样长的时期。

是冷下来了以后才到北京去了的呢，还是到了北京以后才冷了呢，现在已经糊里糊涂了。乘着“五卅”底退潮转到了北京以后，渺小地被浸在北京的那一种生活情调其实是封建社会的氛围气里面，我又渐渐地偏向到了能够寄托远思的文学方面。

我开始接触了古典的世界。

但因为到底年轻而且还抱有对于生活的爱，能够吸引我的依然是呼吸灼人的现代人底东西——用了农民底原始的韧力忍受着生活上的一切磨折的苏德曼底《忧愁夫人》，像漠漠的冰原似的又硬又冷的路卜甸底《灰色马》，我都在自己的独特的领悟之下得到感激了。不懂当时的日本社会运动对于他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够理解他望着维持“理想”底绝对存在的社会基础渐渐崩溃下去而流了出来的挽歌似的调子，也许正因为如此，有岛武郎在《与幼小者》里面对于“无劫的世界”的顶礼，几次地读着它我都激动地流了泪。在中国新文学创作里面发现了真实的赤裸的人生和它的搏战，也是这个时期。

然而，高蹈的追求并没有使我离开血肉的生活，或者说，高蹈的追求正是执著于血肉的生活之一表现。狂潮在南方呼呼地起来了以后，我又抛弃了一切。

从此就开始了更艰辛的搏战。

起初还不过是在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的忙碌中间有时抽出日记本子或波特莱尔来“润泽”一下自己，等到被冲得筋疲力尽了以后，就觉得

胡 琴

人 与 文 化

007 >>>

几几乎没有藏身之所了。为了保持一些东西逃避一些东西，虽然不得不在各处流转，但从前的追求或执著不能抬起头来，消沉到有时会写出了这样的东西——

不需以“死井”状我的心情，
更毋需以“凉月”写我的生命，
飘摇在这寒夜里的
呼呼隆隆的市声，
已使我缩缩瑟瑟地
念岁月之萧条了。

不能狂吻着过去的伤迹，
流点基督之泪，
一切强暴底袭来，
羞涩地张不起两臂——
只一双未死的脚儿，
不自主地拖着拖着，
一步一步地……

任暖日当空，
或凄风咽泣，
虽天地之寥廓，
几曾给我
以晨曦的浅笑
与黄昏的叹息？

我愿倾一杯绯红的浓酒，
在我剖开了的胸腔里，
我惨伤，
我狂醉，

在昏迷错乱中，
有了亲爱的友，
也有了仇恨的敌。

或身穿百衲之衣，
朝则沿门乞食，
夜则蜷卧于母亲荒冢之侧，
如忆起在母亲怀抱里的故事时，
就紧抱着冷月下的枯草而啜泣。（《寒夜》）

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在这里是彻底地战败了。

所以，一年后在《夕阳之歌》里面恢复了过来的温暖的调子，虽然不过是一片回光，但总算表示了还有生机，我很珍惜那一点生机，虽然那样的歌已是最后的了。

东京神田区的一条僻静马路上，有一所叫做江户川大厦的房子。虽然叫做大厦，却不过是每层四五个房间的旧了的三层洋式建筑而已。在那三层楼上，一个民间的研究所租着了办事处。友人日比君第一次引着我去参加了那里的“艺术学研究会”，是两年以后的事。

房子中间有一个长的旧台子，四周的破椅子和啤酒箱子上面坐满了人。有热情的，有镇静的，但一律地是真诚的面孔。他们用了并不高的声音发言、讨论、争吵，但他们的主张是在日本底文艺界和大众里面洪亮地响着的。在那满是纸烟雾的污闷空气里面，我弄明白了我这战败了的理想主义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解除了纠缠过七八年的社会观和艺术观的矛盾。

写到这里就想起了海那边的这些友人们。他们虽然也是大日本帝国底草民，但在日本正想征服全中国的皇威之下，却不得不过着更苦难的日子。我的眼前现出了他们的一个一个的面孔。我怀念着他们。

1934年5月

胡风

人 与 文 化

009 >>>

“葛理斯的时代”问题

1月20日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如果模仿一部分北方学者文人们底说法，就应该说是北方刊物上，有一节《葛理斯的时代》，作者为周作人先生，但署名知堂。

知堂先生说是我在《林语堂论》里面提到英国葛理斯，下断语说“葛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看了“不禁失笑”；因为他“不曾知道葛理斯有这么一个他的时代”，“夫既不曾有，何从过去”，我的“断语”只不过是博学先生们底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孤陋寡闻”，留下了一个笑柄而已。

是的，我说过“葛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话，但我说这句话的原意和知堂先生底解释却并不一样。知堂先生所引的“叛徒与隐逸合一”的说法，简要地说明了他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态度。有许多人，例如林语堂先生，接受了它的影响，把这当做他们的逃避现实或自己陶醉的文学态度之合理的辩解；我为了想说明林先生底“寄沉痛于幽闲”那种似通不通的说法底根源才引用了来的。引用了原文以后我说：“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尘世里却找不出这样的客观存在。葛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这很明白，知堂先生引用了那

句话，主意并不是想描写葛理斯，只不过是“借他人底酒杯”来向我们说明了他自己，我的引用和按语，也并不是想提出一个不同的对于葛理斯的评价，只不过是对于知堂先生用那句话来说明了的他的人生态度表示了一点私见而已。但到底因为自己“孤陋寡闻”，对于葛理斯底著作“未尝精读专攻”，敢说的意见是，我们所处的尘世和戈尔特堡赞美葛理斯的时代不同，即令那时候客观地看来葛理斯里面有一个叛徒和一个隐士，但末世的我们却发现不出来那样的道路，知堂先生自己就是例子。我是不敬地这样“滑口说出”了。

现在知堂先生却说葛理斯“未曾立下什么主义，造成一派信徒，建立他的时代”，这完全没有接触到我的原意，只是借题发挥，说他自己所说的话罢了。

然而在《葛理斯的时代》里面，第一，知堂先生向我们说明了葛理斯底根本态度：

我知道他是学医的，他的专门学问是性的心理研究，即所谓性学。他也写过关于梦、遗传、犯罪学的书，又写些文化及文艺上的批评文章。他的依据却总是科学的，以生物学人类学性学为基础，并非出发于何种主义与理论……他在现代文化上的存在完全寄托在他的性心理的研究以及由此了解人生的态度上面，现代世界虽曰文明，在这点上，却还不够得上说是葛理斯的时代，虽然苏俄想学他，而卅字德国正努力想和他绝缘。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葛理斯，也记起了喜欢牧歌和关心民俗学的知堂先生自己。一切关于性的迷信和道德成见，都是“蛮性的遗留”，和市民社会底要求也相矛盾；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学者的葛理斯对于市民社会是寄予了进步的意义的，虽然那范围非常狭小。但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论到他的“以生物学人类学性学为基础”而写的“犯罪学的书”、“文化及文艺上的批评文章”，以及由“性心理研究”“了解人生”~~“本性”~~，如果真像知堂先生所说的，我以为那里面决不会有在真实意义~~上~~“叛徒”存在。不是性的关系规定了社会人生，相反地，每一种关~~于性的迷信或道~~

胡 琴

人 与 文 化